

藤澤南  
岳校疏

增補蘇批孟子

利

□ 12

327

8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字  
弟三

消  
印

會同  
印攻

增補蘇批孟子

印七12  
327  
3

宋 眉山蘇洵老 泉氏原本  
清 古岡趙大浣錦江氏 增補  
大日本 東讚藤澤恒南岳氏 校疏

○道悉德誤

民不被澤二句即不能平  
治天下也不行先王之道  
即不以仁政也承上說入  
一順一逆

○徒猶空也不遵先王之  
道而空為善故曰徒善不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  
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  
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  
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  
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蘇云承上翻說破

引詩起下



把先王之法而空為法故曰徒法

為政句獨因反陟方見主筆

土無道揆正不仁而在高位此句通節大綱下五句層層推出乃播惡于眾之實

增補魚尾孟子

蘇云再提起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

開

蘇云二句入本意

蘇云三句開

蘇云入仁字

蘇云六句整齊

蘇云一句反說

蘇云一句結

○者猶之猶折

此篇是橫橋體首二節欲人法堯舜之仁末三節欲

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轉接無道揆

轉接泄泄

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二句為通章主腦三節言非仁政無以為治詩云三節言仁政所當遵惟仁者三節責君當行仁政天之方蹶四節責臣當輔君行仁政四段四節故曰字收繳章法極為整齊通篇純用借賓形主法首節及第五節俱以制器審音陪出行仁政首段收處以徒法陪徒善二段收處以為高為下陪為政三段收處以城郭兵甲田野貨財陪無禮無學末段收處以責難陳善陪吾君不能仁政者先王之道也不行先王之道遺堯舜之法不因先王之道非先王之道數語是通篇眼目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

蘇云一句承上生下

增補魚尾孟子



人豎幽厲之不仁。中間引孔子之言為上下樞紐。

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起處用逆。下申言處順。



不重景公順無道之天只  
重文王能回有道之天如  
恥之句為一章轉換

三其字便含自取意

權補校孔子

齊景公曰既不能合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  
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  
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  
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  
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  
虜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  
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  
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

引孔子之言釋詩

引文王事作証

又就文王推開說

入時事

引詩証喻意而正善惡自明

虛起

實為不仁不可與言

引孺子之歌及孔子之言  
借點出自取字以起下自  
侮自毀自伐真有蜻蜓點  
水之妙

引書証自取意

首四句雖是暗起實是今  
之語侯樣子已為末二節  
伏案

此章以今天下節為主前  
三節泛論民心歸仁而以

反收應上語意驚動

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  
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  
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  
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  
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  
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  
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

正

層解一層

曾甫宋北

四



必主動之末二節里言好仁當速而以死亡傷之

增補

上節就上之感下說此節就下之應上說

四

民本

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故

為淵，鰍魚者獺也；為叢，鷩者鷩也；為湯，武也。民者

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

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

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

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

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

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

歸仁况又有不仁者為之毆此節又進深一層

入時事精神鼓舞

就欲王翻下

申言暴棄

提明見暴棄不得

轉合暴棄

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

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

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

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

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

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

有也。

下之五



有能動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大意只說二老歸則天下歸耳然用父子二字以擬之便覺奇警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

以富國引起魯戰

○存乎人存在乎人休也

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蘇云又轉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蘇云一句作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

蘇云一句一跌

○夷傷其恩也故曰相

蘇云正字變善字夷字變離字惡字變不祥字

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

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

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

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

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

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

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

可也

末節單結事親似絕不回頭守身不知事親獨舉曾子正以其平日能守身也舉單結變之法



以格君心之非句為樞紐  
上二句引起此句下又承  
此句而言其效

○責猶任也言人輕論議  
是由其身未當任也如身  
當其責則必不輕論議也

增不為推孟子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為能格

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

又兩不足相呼應  
正君而國定矣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

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

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

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

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

君子以為猶告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

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

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

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蘇云四句整後樂字卻翻  
作一段其中五句相乘

增有乘此

八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蘇云提起一句帶下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蘇云又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蘇云四句開承

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蘇云二句並總

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蘇云二句平結

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

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

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

可為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

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



蘇云就冠解字殺簡峻

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有賢父兄

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

○物子曰大人乃大舜之誤耳

以欲其自得句為主首句正自得工夫下皆自得中



妙用

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

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

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

通章俱就水說只末一句照出正意

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

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

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

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

乘楚之檇杙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

君子存之句為下四章總

冒○此說連下章為章

也四章疑四事說然三

四事字自是了了不可

上連舜仍舊為是

○朱註而猶如古字通用

蘇云至此文章演開又以

兼上四段

○詩亡收列國詩以見政

考德之事亡滅不復行也

朱曰黍離降為國風非果

然則可曰雅亡



兩三字作意低徊兩也字  
穆然意遠當年直接尼山

○群經補義孟子言私淑  
諸人謂子思之徒

○雋德云孟子與子思年  
不相接孔叢子有孟子子  
思問答語不足信

○可以取云云賴襄曰故  
君子不可不學

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  
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  
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

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

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

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

蘇云文勢至此欲絕而文

情正爾踴躍下文引取友

之端以詭惡得無罪之語  
不須聯絡呼吸自應與龍  
斷章同此只引學射更更  
的當蓋長于喻者不迫而  
切

取友必端句最重焉取  
友端而能免禍則釋之所  
以殺身者由于取端家之  
不端也不用找上而上意  
自明

○亦不用結辭

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

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

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

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

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

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

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

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

後反

不忍二字與上思字相應

蘇云一句意盡

蘇云文佳反作波



○可以知教育習熟之重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

兩有字兩者寫出紛紛藉藉惟有孟子在旁早為皆字獨字伏察况用禮未行紛詳雜查如此又畫出

個不成禮樣子來

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

○以仁與禮存其心若已失其心則亦與禽獸奚擇不愛人敬人何以見其以仁禮存心不到人恆愛恆敬何以見我為愛人者敬人者層層從上脫出即層層從下繳轉二節懸空立案為下三自反地連下五必字正見君子仁禮存心之真切



于禽獸又何難句。一面將橫逆劈開。一面仍以仁禮自反。故下面直接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  
蘇云。又分憂患作一段。人字通篇線索。天下有聖人有鄉人。有妄人。妄人則禽獸無入理矣。君子不與妄人校。亦不肯流于鄉人。而必學聖人。此君子之所以異于人。  
首二節是敘。三節是斷。四節五節發。同道求二節設喻。以足上文。  
平世亂世。便為地字伏案。兩賢之便為同道。及見地皆然伏案。

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矣。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

蘇云。只用以句表出禹稷心事。顏子已燦然更不必說。此舉單見雙法。孟子省文之妙。  
蘇云。兩段終上文未盡之意。  
兩可也。遙應兩賢之乃正。明其為同道也。  
○被髮纓冠。是二事。宋以為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非。  
五不孝。從輕說到重。連用三不顧。養為下文不得近地步。私妻子。正對出妻。辱子。戮字危字。正對辱善。

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



蘇云句承注

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此乎。夫章子

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

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

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

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

我室。毀傷其薪水。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

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

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

首句喝起下五句情致悽

惋

上面兩提章子未句統承

兩總結之任意沉吟自見

得所以與遊之故

上二節敘事末節論斷上

節兩先生字已為師字伏

案次節似字君字已為臣

字伏案

○人間皮相千古痛嘆

蘇云四語發見只隔六字

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  
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  
如彼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  
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儲子曰王使人嘲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  
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  
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  
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



○賴襄曰絕妙小品抑州多藍木于此

蘇云三字前意俱在俱不覺累

上節即是下節影子所以求三字包却無限情狀在內今若此三字有說不出光景所以求三字亦然

蘇云轉作斷語簡潔轉押諸傳皆此

○辨解由君之上當有孟子曰三字朱曰當在章首非

○據下文天何問恐脫于

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調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屨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

父母二字

蘇云斷所引從容不迫不緩

○恕無愁之貌

此承上節推進一步三段遞下正下文所謂人悅之好色富貴者

此節就上節覆說一番語脈緊頂如窮人句來

蘇云反覆重愛愈不厭如跳屋巒但見蒼翠

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

故即以解憂好色字即怨慕字意也

正夏之深處



蘇云轉到常情方喚得大孝精神出來

蘇云復折歸方見收拾

○賴襄曰怨慕也三字意到此釋然

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女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本章則說大舜心事如次章則余大不服夫舜已為都君九男二女侍焉百官具焉安得使之完廉浚井談已重情理孟子何不斥為齊東野人語文且強解非偽喜亦未免贅辯耳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

○事情則非舜致則絕佳

○捐階下階也字面與對下出字對不可屬贅腹

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于戈朕琴朕弭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八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于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



仁字一章主意大旨盡于親愛二字封之固是親愛之仁使吏治亦所以全其親愛無已之仁曰封之二句一章眼目次節明其封之故末節明其或曰放

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兒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其工於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

焉之故

○殺尚書作竄是流放屬絕皆一意豈有故移之子遠取而殺之理乎故移之子遠取而殺之理乎

故謂之放以上祭清或曰放焉之謂雖然轉重見得不專愛民正親愛其弟之無已歸併上節仁字曲折如化工○焦循曰不及貢以下二

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蘇云長句不滯 德云戒上生下之筆 應有庠之入奚罪句

賦



增補魚尾

蘇云引語以明事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蘇云引經以明事詩云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

蘇云引經以明事

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

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

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

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

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

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

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

○莫非王事事恐臣訛賢古蓋有其字義也



而子也

○韓退之對禹問大功于事情讀此章者宜取彼篇參觀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

翻新世奇

將示字換他字妙

實

論以上足論

大題

微應本節

天與之固天也人與之亦天也天字繳得足則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之故方終得邊

○摺襄曰臨終一轉下是篡也二字為大頭推使說者悚然

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

正繳

天字

又正繳天字

又反繳天字



我民聽此之謂也

此篇是翻案文字。堯以天下與舜，舊有成案，但既以為可與，則亦以為可取，且將以為可奪，安知無借與之名。文奪之實者，故孟子特指出天字，翻去常說，使知天下公器，天子即欲與人而不能正以沮天下後世奸雄竊之謀。此大有功于世教之論也。通篇以天字作骨，總是發明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意萬章說不能字，委曲詰難，一層入細，一層逼到孟子就不能字，反覆分剖，一節痛快，一節直透到頭，此是抽繭剝蠶手段。天與之句，通篇綱領，中間從天受兼到民受，即朝覲一段，俱納八天字中，末節引書作結，亦只以民聽天耳，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句結過天與之意，已盡相善節，又推舜當其在時攝相之入，至堯崩後人心之歸統，始終本末言之，見其莫非出手天與之意。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

明與賢事自應兼言堯舜，但本章以禹為主，不敘堯

舜不可直從堯舜敘起，又不可看其從禹說起，在禹內帶補堯舜，于事不漏，而實至又極分明，真化工之筆。

○相去久遠不可解，恐相之久也，訛。

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此言天與子之事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命即天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

曾甫孫也，孟子

三



于伊尹述其事于周公言其意變化無方蘇云只以孔子語結更高

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徐思曠曰辨論古今聖人無如此意為盡要看其議論詳悉處又要看其章法變化處簡括處立了一箇與賢與子兩大案則從堯舜說來後從殷周說去幾千百年大局一舉而歸之於天可見禹之心正與堯舜一般其相去久遠與子之賢不肖聖人原無庸心亦庸心不得前猶有相道未入處至殷周並相道雖久亦不論矣仲尼節見聖德不足據繼世節見天子薦亦不足憑總一歸于與子下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

並舉二代証之總論千古大局以斷禹益此議論詳悉處至天下之民從之不實敘禹事止言若堯崩之後云云又簡省又帶堯來周公之不有天下止舉益尹為例省文又是總束此簡括處也其中又有敘事論斷錯綜處自禹薦益于天至其子之賢不肖是敘事皆天也方是斷匹夫而有天下兩節是論斷伊尹二節又是敘事敘處下不得斷斷處夾不得敘又在相其章法變化未節恰好二語收全章結出一義字以前論天道聖人不得參其權此又論理之當然聖人心盡其理方見天人合一不但無庸心並一毫私心也用下得以天與賢二句為綱首節敘民之從賢從子次節承上節而斷為天意之與賢與子總見禹之不傳賢而傳子本于天意非關德衰正意已盡下復歷證益之所以不有天下而禹傳子之故乃益明末引孔子之言總結上文正與天與賢二句相應前二節敘與賢與子事以善舜形禹益後數節引伊周不有天下以形益之不有天下仲尼不有天下又以引起伊周前禹益為主堯舜為賓後益為主伊周為賓仲尼則又賓中賓周公節原借伊周以形益今又借益伊以形周是周為賓中主益為主中賓伊則為賓中賓此反賓為主反主為賓賓主錯綜法

晉書孫承此孟子

卷



達時所行之正  
○賴襄曰是亦想像其心  
摸寫其口吻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鬻鬻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

坤不為才三

二五

不忽乎小

三

蘇云翻轉

則就上意

蘇云翻轉

蘇云排三句

蘇云承上兩句

蘇云承上兩句

蘇云承上兩句

蘇云承上兩句

蘇云承上兩句

既曰堯舜之道便不是夢  
其承認要字正痛關要字  
也此乃掉弄機關之筆  
○載自毫言躬自責也欲  
正人者先正其身也未註  
謬矣

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  
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況辱  
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  
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  
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毫

蘇上兩節

蘇云承上兩句

蘇云承上兩句

蘇云承上兩句

蘇云承上兩句

蘇云承上兩句

蘇云承上兩句

此章反覆辨伊尹無割烹之事耕莘二節詳言正己之事惟然三節詳言正天下之事是案吾未聞  
二節言其能正天下必無辱己之事是斷末節引書証伐夏之事愈見非辱己所能為樂堯舜之  
道可為一篇管子下非其義非其道由是以樂堯舜之道使君民為堯舜君民以斯道覺斯民有不  
被堯舜之澤處處跟定堯舜之道來可見其窮之所守者堯舜之道達之所行者亦堯舜之道何嘗  
有辱己之事故收處再繳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二句直應起處為通篇歸結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

曾補注此等字

三



曰司城貞子者謂其後在  
宋為司城之官。沒而諡以  
貞也。曰為陳侯周臣者謂  
當孔子過宋適陳時。貞子  
方仕陳也。曰臣明其非癰  
疽侍人。比曰貞。見其為賢  
一句中當時所仕之君。後  
日所為之官。人品之賢。無  
一不備。而又以後日陪今  
日用一為字。賓主又極分  
明。真化工之筆。

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  
疽。一句斷定。然後復引孔子不肯主彌子事。以斷其必無主癰疽瘠環之理。  
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  
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  
蘇云折  
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  
又引証  
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  
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  
蘇云對承  
子。為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  
蘇云又折  
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

此段先敘奚去虞八秦事  
為下文論斷張本。

敘晉假道車夾入宮。一語  
一觀以諫形起。不諫正見  
百里之智處。故下段即緊  
接說。轉落去虞八秦處。  
重頓年已七十一筆。下文  
俱動。

凡四點智字。兩點賢字。極  
錯綜變化之妙。直如團花  
簇錦。令人滿目迷離。千古  
奇觀。

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  
原敘注  
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  
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  
接法駁  
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穆  
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  
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  
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  
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  
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曾補註此孟子下孟

三



此華奚無于主之事，中節敘事，末節論斷。其斷案只在百里奚不諫句內看出。智字來又從智字上推出。賢字來賢智二字是通篇眼目。末節一智一賢分兩截，而智有四段，賢却兩段。四段中以首段為主，下三段總申明首段。蓋極形他智，以見必知食牛于主之為汗，不諫一段見他知默之智，申首段中不可諫先去一段見他知廢之智，申首段中知虞公舉秦一段見他知興之智，申首段去之秦究之三段雖平列，却又以不諫一段為主，下二段即從此遞推而出。既言智又兼言賢者，世亦有明知此事之汗，但或人品非賢，亦未必不為自汗之事，所以復從智推出賢，是追進一步說見自賢。賢者斷不出此，前四段從不可為智及跌入智是，先立案而後下正斷。後二段從相秦之賢說入自賢，非賢者所為是先立案而後決以反斷也。前四段以第一段為提綱，後二段以末一段為歸宿，反覆詳明，據理剖斷，好事者之誣，更何處置喙。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

此節暗伏箇清字

○毛奇齡曰：頌字古本作會，漢書曰：古傳王廣等傳，後漢書章帝傳，下鴻傳論晉書，祐傳，可微按作會，似足。

此節暗伏箇任字

○軍也下恐脫犯二字上篇可微

此節暗伏箇和字

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

賢明此益千

下益

三



此節收處再加孔子也一結便含三聖不足語此意

首句正喻全提集大成也者六句是以喻意解集大成始條理四句方以正意拍上孔子之謂

浙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節以射喻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

○子男五制分為二位而不數天子

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



○糞王制作分是

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  
夫倍上土上土倍中土中土倍下土下土與庶人在  
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  
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土上土倍中土中土倍  
下土下土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  
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  
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  
者其祿以是為差

友字在中間首尾以不挾  
相圓環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

本說獻子不挾却從其友  
之不有其家看出而五人  
之不有其家却正從獻子  
與之友看出都是對面寫  
照法 一正一反與友不  
與友在兩頭無獻子之家  
有獻子之家在中間又一  
順逆回環法

以本節論引來證不挾似  
重上半截然不終於此乃  
為不挾之至故連說與與  
數句文勢一直注到堯與  
舜上去可知文章抑揚之  
妙

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不挾貴孟獻子百乘  
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  
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此句為師之友之作也此五  
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不挾貴非惟百乘之家  
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  
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此句為師之友之作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  
之於亥唐也八云則八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  
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



○尚公之尚

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此論交友之道以友德一句為主不挾貴正以友德而不挾貴處至天子友匹夫為極至則從孟獻子費惠公晉平公逐層漸逐節卸一步進一步通到至善之友舜然後暢然意滿曰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為通篇歸宿末節以貴貴尊賢尊賢節德也與起處交德相應

○卻之語甚唐突此處有缺文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是以為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

○趙註說殺也

○朱註殷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缺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為衍字

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於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誅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

曾庸蘇地益乎

下益

氏



○見行可言見道將行為可仕故仕也

○天子之仕魯是事定公也非事季桓子也季子不免失于弊

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矣。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俱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

孔子生句

蘇云整齊正結

蘇云又就

○養是實。貧是王。罪是實。耻是王。實王錯。蘇味自傷。永

而有時乎為養。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

居卑二句擬作問

粘為貧

蘇云又粘詳為

蘇云對結下字而有次第



增補蘇氏孟子卷下  
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曰君餽  
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  
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  
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  
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說  
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  
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  
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  
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

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後舉  
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  
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  
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  
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  
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  
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  
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

欲知士不可往見之義當  
知君欲見士之心用且字  
跌入是對面寫法



○三十二字大句

友猶是平等台則異矣是高一層跌法

庶入一層從上虞大推出妙于覆舉上文下文深此

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

一層况字乃越跌得醒

當仕有官職則非市井草莽之臣以其官召之則非比以其多聞以其賢召之矣不節着似文外餘波實乃箇中要指

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人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通篇論士不可往見而士之不可往却轉從君之不可招透出前二節以分其後大節以道然論分意輕論道意重故以義路禮門作通章歸宿末節蓋轉不傳實意直尾相應則論分亦歸論道不徒見之意益明

上節取友盡乎今下節取友進乎古中用一句脫卸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



跌車下節

蘇云一句進一句至此却折下用一語結

○賴襄曰中間一波如箕雲田奇峯

坤神齋抄孟子

三

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

此句是通意

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

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

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

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

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

聽則去



